



世纪文库

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启蒙辩证法

[德] 马克思·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著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 (德) 霍克海默, (德) 阿
道尔诺著; 渠敬东, 曹卫东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208-06075-4

I. 启... II. ①霍... ②阿... ③渠... ④曹...

III. 法兰克福学派-哲学理论 IV. B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6004 号

责任编辑 杨承宏 忻雁翔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 [德] 西奥多·阿道尔诺 著

渠敬东 曹卫东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4

字 数 253 000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075-4/B·506

定 价 28.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启蒙辩证法

献给弗里德里希·波洛克*

* 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是霍克海默的好友，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学术成就虽然不算高，但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却非同寻常，对霍克海默的影响更是深远，可以说，没有他的鼎力支持，霍克海默很难顺利领导法兰克福学派。1944年版题为：“献给波洛克：五十岁寿辰(1944年5月22日)”，1947年版题为：“献给波洛克：五十岁寿辰”。——译者注

编者说明

在西方当代社会思想史上，霍克海默是一个比较特殊，也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从不追求个人思想体系的建构，而关注于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从不追求个人思想成就的宏大，而倾心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题目的规划和奠基。因此，在纪念霍克海默诞辰 90 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哈贝马斯对他的老师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在法兰克福学派圈子里，霍克海默享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他不仅长期担任社会研究所的所长，而且还具体负责编辑《社会研究杂志》，他也被公认是许多集体研究计划的精神领袖。然而，除了这样一个核心角色之外，霍克海默还有另外一面鲜为人知：即霍克海默自己的哲学著作和他的众多同伴的哲学著作一样，都是他们这个流亡知识分子集体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霍克海默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坚定不移地捍卫‘法兰克福学派’这样一个集体单称(Kollektivsingular)。”(J.Habermas, Max Horkheimer: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seines Werkes”, 载于: Texte und Kontexte, Suhrkamp, 1992)

哈贝马斯这番话的意思其实比较明确，就是想着重强调霍克海默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所存在着的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天看来，可以说，没有霍克海默，也就没有批判理论；没有霍克海默，德国当代社会思想恐怕也要逊色许多。我们这样说，固然包括霍克海默自身的思想力度，但更多地还是指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过程中，乃至在德国当代思想界所扮演的卡里斯玛角色。因此，要想深入理解批判理论，进而把握住当代德国社会思想格局的变化，则搞清楚霍克海默的思想路线，以及他在德国现代社会思想史上的地位，无疑是不可逾越的一环。这就难怪霍耐特(Axel Honneth)后来在系统清理批判理论历史效果时，把霍克海默当作首要的批判对象，由此来深入考察批判理论在规范

基础和经验分析方面的成败得失，以及批判理论与现实世界之间已经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

汉语学界移译和研究霍克海默著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为了较为全面地介绍霍克海默的思想，进一步推动汉语学界对霍克海默的理解和接受，我们决定翻译出版多卷本的“霍克海默文集”。

“霍克海默文集”在编选和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德国菲舍尔出版社(S.Fischer Verlag)国际部的波德莱齐女士(Frau Gisela Podlech)在版权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两任所长福利德堡教授(Prof.Dr.L.v.Friedeburg)和霍耐特教授给编者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学术环境；法兰克福大学图书馆的“霍克海默档案馆”(Horkheimer-Archiv)向我们提供了霍克海默的一些珍贵手稿以及相关的背景资料，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版前言

(1969)

1947年,《启蒙辩证法》在阿姆斯特丹的奎里多(Querido in Amsterdam)出版发行。这本书渐渐地流传开来,很久以前就已经销售一空。二十多年后,我们再重新发表该书,促使我们这样做的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动力,主要还是我们认为,书中的不少思想今天尚未过时,而且对于我们后来的理论思考还有着进一步的影响。局外人很难想象,我们两个人在每一句话上是如何的紧密协作。大的段落安排是我们共同商量决定的;我们两个人的精神气质虽然有所差别,但在《启蒙辩证法》中却融为一体了,并且成为了一种共同的生命因素。

并不是书中的所有内容,我们现在都坚持不变。这样做是不合理论要求的,因为一种理论是要寻找时代的真谛,而不是把自己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与历史进程对立起来。这本书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统治行将就寝的时候撰写出来的。书中的许多说法已经与今天的现实不相适应。但是,我们当时对向宰制世界(verwaltete Welt)的过渡并没有作出过于乐观的评价。

今天,政治上分裂成为两大对立阵营,这就在客观上迫使相互大动肝火,因此,恐怖还继续存在。第三世界中的冲突,以及极权主义的重新抬头等等,这同当年的法西斯主义一样,可不是单纯的历史插曲,《启蒙辩证法》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连进步也不放过的批判思想,今天要求支持所剩不多的自由,捍卫现实中的人道倾向,而不管它们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

本书所揭示的集权统一化趋势虽然中断了,但并没有彻底终结;在专制和战争当中,它的威胁还无处不在。本书曾经诊断认为,启蒙转变成了实证论,转变成了事实的神话,转变成了知性与敌对精神的一

致，所有这些诊断今天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的历史概念并没有误以为它们已经得到了克服，而且也没有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去追求一知半解。作为对哲学的批判，它并不打算放弃哲学。

这本书写于美国；我们之所以要从美国返回德国，是因为我们确信，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会更有作为。我们和波洛克一道重建了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当年他 50 寿辰的时候，我们曾经用本书献上祝贺；今天，适逢他 75 华诞，我们再次献上新版用以志贺。我们重建社会研究所，是想把《启蒙辩证法》所表达的观念继续推向深入。和我们撰写第一版的时候一样，格雷特·阿道尔诺(Gretel Adorno)给予了我们最好的帮助，使我们的理论能够有所发展，并培育起相关的共同经验。

一般情况下，时隔几十年之后，新版图书都会有很大的修改，而我们对于修订则是慎之又慎，能不改，则坚决不改。我们不想对过去写下来的文字作太多的修饰，甚至一些显然不合时宜的地方也未作改动，根据现实情况来重新修订著作予以发表，无异于撰写了一部新的著作。今天，更重要的事情是捍卫自由，传播自由，实现自由，而不是间接地促使世界走向宰制，这点我们在后来的著作中也明确提了出来。我们主要是订正了一些印刷错误，而且仅此而已。我们这样谨慎，是想让本书成为一部历史文献，当然，我们同时也希望，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文献，而且是能够更有贡献一些。

霍克海默 阿道尔诺

1969 年 4 月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意大利版前言*

(1962/1966)

德文版《启蒙辩证法》是一部断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准确地说是在 1942 年，我们就已经开始着手撰写这本书。当时还处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之下，按照我们原初的设想，它应当成为一部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导论。结合所使用的名词以及所探讨的问题范围，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本书深深地打上了我们写作时所处社会环境的烙印。

这本书所探讨的是这样一个主题，即文化进步走向其对立面的各种趋势。我们想根据 20 世纪 30 和 40 年代美国的社会现象来揭示这一主题。但是，理论的系统阐述如果想适应当代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需要，就必然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这一点是我们今天所无法胜任的，这有客观原因，当然也有主观原因。因此，我们觉得十分欣慰，这本断片今天能被收入一套主要关注哲学问题的丛书当中。

霍克海默 阿道尔诺

1966 年 3 月于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 这篇前言是由菲利普·里普尔(Philipp Rippe)根据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提供的德文草稿，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译者注

前 言

(1944/1947)

本书最初是打算献给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的，我们开始的时候，计划在他 50 岁生日之际完成本书的写作任务。可是，我们越是深入下去，就越是深切地感到，我们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我们本来的计划，实际上是要揭示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我们低估了探讨这一问题的难度，因为我们过于信赖当代的意识。许多年以来，尽管我们早就认识到，现代科学研究中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靠牺牲理论结构换来的，但我们始终认为，现代科学研究还是值得坚持的。因此，我们的研究仅限于批判和继承专业学说，起码在主题上还拘泥于传统学科，比如社会学、心理学和认识论等。

但我们在这里组织起来的断片充分表明，我们必须放弃对当代意识的这种信任，对科学传统加以细心呵护和认真筛选。特别是当实证主义者指责科学传统如同无用的包袱而应当予以抛弃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对科学传统加以细心呵护和认真筛选。如果说这样做本身就构成了认识的一个环节的话，那么，在当代资产阶级文明崩溃过程中，值得追问的就不仅有科学的研究，也包括科学的意义。铁蹄法西斯主义者虚伪颂扬的，以及狡猾的人文专家幼稚贯彻的，就是：启蒙的不断自我毁灭，迫使思想向习俗和时代精神贡献出最后一点天真。一旦公众进入了下述状态：思想难免会成为商品，而语言则成了对商品的颂扬，那么，揭示这一堕落过程的尝试在被其世界历史后果彻底毁灭之前，就必须拒绝有关的语言要求和思想要求。

如果说这些只是科学在遗忘自我和工具化过程中所带来的一些障碍的话，那么，关于社会问题的思考至少可以和官方的科学唱反调。但

即使这样做，也还是处于整个生产过程当中。高唱凯歌的思想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对它们进行了反驳。思想如果存心想摆脱其批判环节而单纯服务于现存制度，那么，它就会在违背意志的情况下推动它所选择的积极因素向消极的破坏因素转化。在18世纪，哲学对无数拒斥耻辱的书和人视而不见，而在波拿巴(Bonaparte)的领导下完成了这一转化。孔德的护教学派最终强行成为和它格格不入的百科全书派的追随者，向先前所有反对它的人都伸出了友善之手。肯定过程中的不同批判形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理论的形态，而理论的真实性却消失不见了。当前，机械化的历史远远走在了精神发展的前头，官方发言人操心的是其他的事情，他们靠着理论获得了锦绣前程，但是，在理论还没有出卖其灵魂之前，他们就把理论给消灭了。

因此，思想在思考自身罪责的时候，也认识到了，遭到剥夺的不仅有对科学概念语言和日常概念语言的肯定性使用，也有对对立的概念语言的肯定性使用。凡是和统治思想不合拍的，都再也无法表达出来了；支离破碎的语言无法独立完成的一切，社会机器一点不落地都给补上了。由于害怕电影制片厂的成本越来越昂贵而建立了审查员制度，这和一切类似的管辖制度是相吻合的。一部文学作品，撇开制造商的选择不算，至少还要经过学术总监、主编、编辑、出版社内外的捉笔者等，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教育系统的抱负不管如何改变，看来都是要让审查彻底失去意义。有人认为，如果不严格确定事实和可能性，认知精神就会对骗术和迷信过于敏感。这种观点让人们们对骗术和迷信难以产生接受的冲动。禁酒会导致更加有毒的物品横行，同样，理论想象力一旦受阻，则会导致政治幻想猖獗。只要人们还没有沉湎于政治幻想之中，外在的和内在的检查机器就会剥夺掉他们的反抗手段。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难是我们必须探讨的第一个对象：启蒙的自我毁灭。我们并不怀疑，社会中的自由与启蒙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同样也清楚地认识到，启蒙思想的概念本